

◆ 流年碎影

第一读者是老伴

刘贵礼

我求学的时代赶上特殊岁月，上课少，劳动多，没有学到文化知识。初学写作，文稿上不了报刊，最好的结果是被县广播站采用。那时，待字闺中的妻子每每听到广播播放我写的稿子，总要放下手中的活，一字不落地听完。一次晚饭，岳父怕面条凉了，喊她两次都没有去吃饭——她在听广播。岳母笑着打圆场：“别喊了，傻妮子在听新闻，是某某写的，不听完不会来的。”她的秘密被人发现，好心人便从中牵线当月老。我家境普通，在很多人眼里是只知道看书写字的书呆子，二十多了还独自一人，能遇上这等美事，当然求之不得。我们很快定了终身，结为夫妻。

妻子的名字叫美。老年人喊她“小美”，弟妹们叫她“老美”，连儿媳手机通讯录里，都标注着“美妈”。也确实人如其名，她身材高挑而又曼妙，曲线玲珑有致。人夸她是衣裳架，穿什么都好看，哪怕是洗得变色的旧衣服穿在她身上，也透着一股子利落的气度；若是买新衣穿几天，村里准有买同样衣服的效仿者，因而得个样板的雅号。披肩长发如同一幅油画，带着一份不羁的魅力。而在我心里，她最美的不是模样，而是藏在行动里的支持。

那些年，家里地里的活她全包了：刷锅做饭，喂猪喂牛，洗衣带孩子；地里施肥、锄草、收割、扬场、打农药，从不让我沾手，挤出时间让

我啃书。我写的稿件都是妻子先读，有时并提出独到的修改意见。

后来，我投稿不再局限于县广播站，登上了《商丘日报》《河南日报》等多家报刊，连续多年被县委宣传部表彰。能取得微绩，全靠妻子的支持，为此，我写了《功勋章，有妻子一半》，被《商丘日报》刊发。她读完随即在我额上印上一个轻柔如羽的吻，“真幸福，我也上报纸啦！”随即笑得像盛开的桃花一样灿烂。

报刊采用的稿件，妻子会拿底稿与刊登的文章对照是否改动，比我这个作者还认真。她从来都是我写的文章最忠实的读者。

后来为了生计，我进了律师事务所，常年泡在案子里，实在挤不出时间写稿子。妻子长时间没看到我写的文稿，表情明显异样，说：“有段时间没有看到你写的稿子了。”我无奈地说：“案件费神，开庭多，我也想写，但没有精力和时间。”为了让她高兴，我接着说：“只要有时间，我还要码字，写好让你先看。”有时，我便把起诉状、代理词等诉讼材料拿到家中给妻子看，妻子

初夏的晚风温柔澄澈，吹散了白日的燥热，抬眼望去，夜空星光细碎而静谧。点点微光洒落这座古城，让人邂逅到藏在烟火日常里的细碎温暖。

几年前，我因病在外地求医。从小便与母亲相依为命的我，是母亲的最爱。这一次住院治疗时间比较长，母亲全程贴身陪伴，日夜为我忧心。我的病治愈了，可是长久的操劳与焦虑，却拖垮了母亲的身体，顽固的失眠悄然缠上了她。素来坚韧开朗的母亲，仿佛一夜之间苍老了许多，鬓边银丝骤然增多。无数个深夜，隔墙总能听见她辗转反侧的动静，每一次翻身的细碎声响，都揪着我的心。

我们试过多种调理方法，谷维素、维生素轮番服用，收效甚微。无奈之下，母亲只能偶尔借助安眠药勉强休憩。身心俱疲的她，常常轻声叹息：“我还有好多心愿没陪你完成，可夜夜无眠，身子实在撑不住了。”看着母亲日渐憔悴、心绪焦灼，一家人满心焦急。几经劝说，我

◆ 儿女情长

微光里的仁心

刘婵婵

们抱着一丝期许，来到一家特色医院诊治。

当日的候诊室人来人往，患者大多面带焦虑，空气中裹挟着几分紧绷与浮躁。接诊的医生是一位中年人，自带一份温润从容。他对待每位病人都耐心细致、温柔谦和，不急不躁询问病情、倾听诉求，没有一丝敷衍与不耐烦。

轮到母亲问诊时，积压许久的委屈与焦虑涌上心头，她声音疲惫又恳切：“医生，我已经五天五夜没能好好合眼，心里又急又慌，只想赶紧治好，好好过日子。”面对母亲急促的倾诉，医生没有随意打断，静静听完她所有的困扰与担忧。

待母亲话音落下，他语气温和地宽慰开导，细细劝解她放宽心态、放下执念，告诉她人生没有跨不过的坎，焦虑只会加重病痛，放平心境、顺其自然，才是最好的调养。随后，他结合母亲的体质，精准配伍开药，细致叮嘱日常调理的注意事项，还贴心建议她睡前静心静养、少思少虑。寥寥数语，温柔又有力量，像一双温厚的手，稳稳接住

了我们所有的慌乱与无助。

此后连续数日，母亲谨遵医嘱，按时服药、坚持针灸调理，每日晨起适度锻炼，睡前静心安神。短短数日，困扰她许久的失眠悄然好转，夜里终于能安稳入眠四五个小时。熬过无数无眠长夜的母亲，终于卸下了心头重负。某个清晨，迎着窗外柔和的晨光，她释然地对我说：“医生说得没错，人不能钻牛角尖，凡事往前看，有时候，暖心的宽慰，比良药更治愈人心。”

看着母亲重拾安稳与笑意，我满心感念。真正治愈母亲的，不只是对症的汤药针灸，更是医者的理解、包容与温柔。它不是轰轰烈烈的壮举，诊室里的仁心大爱，从来都藏在细微之处：是耐心倾听的温柔，是细致问诊的严谨，是纾解焦虑的包容，是对症施治的尽责。

那束照亮诊室的温柔微光，不耀眼夺目，却足以穿透阴霾、温暖人心。它落在患者身上，暖在寻常烟火里。这一缕医者微光，悄然流淌在小城街巷，温润着平凡岁月，也让人间烟火，始终暖意绵长。



高空“织网” 汪泽民 摄

◆ 生活流水

拾果趣

黄永中

千姿百态姹紫嫣红的花，是蓝色星球上最温馨的情感外溢，娱人悦己地盛开着，天南地北地盛开着，汪洋恣肆地盛开着，地老天荒地盛开着。

而花，不只是为盛开而盛开，花的使命是为了生命的延续，为了种族的繁衍。

籽与果，统称果实，是花的灵魂转换，生命结晶。

时值初夏，午时的阳光，强而不烈。不紧不慢的东南风，不时送来初熟的果香。

几个饭后遛弯的闲人，把脚尖朝向果香的源头。小麦泡、桑泡、枇杷、毛桃……经年的记忆挥之不去，只要遇见适宜的时空，便成就了美丽的邂逅。

拍照、上传，一连串信息呼啸而来。

桑葚：桑科落叶乔木，桑树的成熟果实，别名桑实、乌椹、黑椹、桑枣、桑泡、桑果等。

覆盆子：蔷薇科悬钩子属木本植物，别名悬钩子、覆盆莓、树莓、野莓、木莓、三月泡、小麦泡等。

鲁迅先生在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写道：“如果不怕刺，还可以摘到覆盆子，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，又酸又甜，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远。”

大笔如椽，妙笔生花，一句话就带出了两味野果。

“谁知道为啥叫覆盆子吗？”吃了几颗酸果子，有人发问。

“据说是东晋著名士葛洪命名的。”

“葛洪？葛洪可是葛玄的孙子呐？”

“是侄孙，葛玄是左慈的徒弟。”

“呵呵，左慈在天柱山炼丹得道，羽化成仙，肯定吃了不少小麦泡哇！”

都是读书一知半解、蜻蜓点水的主，关于命名的由来，还得靠智能工具的鼎力相助。

东晋年间，葛洪在三清山修道时因过度操劳患上夜尿症。一日上山采药时，他发现并食用了形似倒扣小盆子的小红果（覆盆子），食用后夜尿症有所改善。一位尿频多年的老者食用此果后症状明显改善，笑着说夜里尿盆都能翻覆过来放了，葛洪据此定名覆盆子。

高科技加持，不想长见识都不行。

“哥几个小时候都有不少吃野果的趣事吧，说来听听。”有人转换频道。

“有哇！”

“有的。”

“还驮了不少打。”

“一个一个来。”

“嗯，记得我有天正中午坐桑树上吃桑泡，吃着吃着就睡着了，从树杈上掉下来，气得我狠狠拍打屁股，还踹了好几脚树杈。”

“蛋蛋没摔破？”一阵坏笑。

“我有次和我姐抢桑泡吃，她抢不过我，就把半瓷缸桑泡倒我身上，我那天穿的是件崭新的白汗衫，转眼就成了紫汗衫，从那以后再也不敢穿白色衣服，直到现在还有阴影。”

“我和几个同学半下午去偷人家桃子，是从土墙下面的水道钻进去的，刚动手摘了一两个，他家的狗就听见了声音，飞奔过来张口就叫就咬，吓得我们桃子都不敢要，连滚带爬钻出来。”

几个奔六的半老人，笑得前仰后翻合不拢嘴。看看午休将尽，匆忙拾掇一下变了色的嘴唇和指尖，一本正经地回到了办公桌前。

